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
第十三回 福興居酒餘談往事 安義堂燈下聽清歌

話說孫春山同喜祿在福興居吃酒，春山問起且角貼鬚蹻蹻始於何人，喜祿正要講說其中的備細，忽地跑堂兒的走來道：「十爺，胡老闆，延四大人在這兒請客，聽說你二人在此，請過去坐。」二人聽了，打住話頭，忙起身同到那邊，見延四爺同幾個客人在那裏飲興甚豪。內中的人，只有文索和那怡雲堂主人王絢雲，是書中表過的；還有幾位，雖然孫、胡也都熟識，作者知他與這部書沒大相干，不消題起。唯有一人生的面色赤紅，好像畫兒上祿星一般，只少了幾莖鬚鬚，坐在那裡舉杯狂飲。孫、胡二人，卻不認得。延四爺指著這人道：「春山，我給你引進一個朋友，他也是我們宗室，是豫親王之後，稱呼是個『昆』字，他的台甫叫小峰，又號叫玉圃，與我同是正藍旗，只他是在奎晃佐領下。他老人家稱呼是個『文』字，底下一個字是個『遐』字。當日在世之時，和先恭肅公有些交情。他才二十七歲，是去年的新貴，今年留館的翰林。好酒量，唱的極好的高腔，也是個風雅不俗的人。春山何妨同他談談。」春山急忙過去和小峰見禮，小峰也問了春山的姓字。喜祿也向小峰行過了禮。延四爺把春山、喜祿都拉入座中，又吃了起來。文索有別處應酬，告辭而去。絢雲也走了。

眾人都看著他二人笑。延四爺道：「春山，今日想是聽《玉堂春》去了吧？」春山道：「是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我也在那裡，只我是官座兒裡面，你恐怕仍是在大牆上。」春山道：「不錯。」延四爺回過頭來道：「藹卿這樣一打扮，不但古雅，而且合情合理。」喜祿道：「我也是因為國服沒法子。」座間一客道：「畢竟京城裡法度嚴的多，外省就不行了。李續宜克服安慶之日，國服才下來，城隍廟說白清唱，就大鑼大鼓鬧起來。我那時正在安徽，聽見這件事，心中老大不然。」延四爺鬚眉皆豎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難道地方官不管嗎？」那客人道：「那是李世忠李提台家裡的人做的事，誰去惹他！」延四爺道：「李世忠雖是長毛出身，也受了主子的官。我不用日子太遠，定要參的。」喜祿道：「我也聽見劉和坤說過。那時劉和坤跟著李家做清客呢！他那一回，還唱了一出《公孫勝辭山》，後來他看李世忠殺人不眨眼，牆上掛了刀，屋裡放了缸，一句話不對，不論是誰，照脖子一刀。屍首丟在缸裡，積的多了，抬出一燒。和坤害怕，才跑了回來。」昆小峰聽了，抱住延四爺嗚嗚的假哭兩聲。延四爺道：「小峰，這是怎麼啦？」小峰道：「幸而今日李世忠離的遠，不然，四爺說那樣的話，豈不完了？四爺是翰林前輩，我怎的不該哭！」延四爺道：「你學問不及紀曉嵐，這張缺嘴和他一樣。我同你是老世交，況且又是翰林前輩，你怎同我玩笑，該打多少？」小峰道：「多蒙老前輩誇獎，竟許了一個紀曉嵐。要知一個曉嵐，一個小峰，恰也差不多。」延四爺笑道：「你怎還說混話！他是紀文達，難道你是昆文達不成！」小峰道：「那我一時怎能夠得上！我若果然昆文達，大清朝也就可想而知了。」延四爺搖頭道：「國家洪福齊天，你少混說。」小峰未及答言，只聽春山道：「胡老闆，咱們的話還沒完呢！你將才說且腳貼鬚蹻蹻，究竟是誰興的？不要截了過去。」延四爺道：「原來你問這個源流呢，這個，我倒有些明白，只不知藹卿說的如何，大約不能兩樣。」喜祿道：「四爺真是這樣在行。大約是戲班裡的事，沒有一樣瞞得了四爺。莫怪程玉山背地裡提起四爺，佩服得了也了不得。我將才還對十爺吹呢，硬敢說『問別人就算蹻咧』，不想這兒已經知道了。我真是個井底之蛙。」延四爺道：「少說閒話。」昆小峰忙搶著說道：「言歸正傳。」說著，把手往桌子上一拍，做出茶館裡說評話的先生們那宗神氣，引得合座大笑。

喜祿笑得夠了，輕啟朱唇說道：「這兩件事，不是亂彈人興的，也不是崑腔興的。大凡亂彈的扮相，都是跟著崑腔走的；唯獨且角的妝扮，可是跟崑腔掙著。實在是椰子興的。倒是我今天這一路的妝樣，還是崑腔老譜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依我看，這個扮相也有合適的時候。那幾年過四旬的且角，何必滿臉皺紋地搽他一臉怪粉，真要噁心死人。多好的能耐，多好的嗓子，也受不了。不如老扮相倒遮丑。本來青衫子須要莊重一點，那怕年輕。若是演《戲妻》的秋胡妻，坐在那裡念定場詩，報家門，渾身亂晃，拿著它當俏頭，縱然有人叫好，也是該打一萬板。我斷不能認他是超前絕後的大好角兒。」小峰舉起酒杯，飲而進，又把手指作勢道：「可圈可圈！」延四爺道：「你少來圈我，幸虧你是宗室，卷子不入房；不然，我前次分房，你的卷子若落在我手，我還不定圈不圈呢！」小峰道：「誰願意做嘎雜子的門生！我准知道四爺衡文是破題兒第一遭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我衡文雖是頭一回，以前拜我門的，該有多少！我並不是沒有門生，單稀罕你。你說我嘎，你打聽打聽貴同年陳子韜去。他就出在我的房裡，我待他是怎樣？」小峰道：「子韜是最熟不過的，是湖北德安府安陸縣人。他家的派名是『學問寬仁』，他正是『學』字派。他是個道學先生，怎麼師生之間倒會合得來？」延四爺道：「豈但合得來，我還留他在家住了些時，把他薦往銘安家教書去了。」

春山道：「胡老闆，這貼鬚蹻蹻兩件事，是學的椰子，不知椰子裡興這兩件的姓甚名誰？」延四爺道：「不錯，咱們少說正經人，還是說戲。」喜祿道：「這兩件兒都是魏三兒的遺留。」延四爺道：「著，著！」春山道：「魏三兒這個名字，我也聽說過，只不知他是什麼年間人？」喜祿道：「他也就是嘉慶末年道光初年的人。他是四川人氏，喚作魏長生。他是在陝西學的戲，到了京裡，扮齣戲來，上身梳頭，底下一對小腳，跟真老娘們一樣，比崑腔裡的老扮相自然強的多。他的拿手戲是《大鬧葡萄架》《滾樓》等等，沒有一出不是粉戲。招惹的北京城裡，上自公伯王侯，一直到了趕車的老哥兒們，全都愛看。後來不知惹了哪位都老爺，出告示把他攆了。他走是走了，但這兩門玩藝兒卻是留下了。他還有個徒弟，叫作銀官兒，也是一時紅角。師徒兩人真了不得。那銀官兒比他師父，真不在其下。有些老爺們捧他的，給他畫了一幅四川海棠圖，因為他跟他師父同鄉。想不到那個苗地方，會出了這麼樣的兩個人兒。這銀官兒走了一陣紅運，掙了不少的錢，末了遇見一個大拐子，拐了個落花流水，一文兒也沒剩下。您說他是合得著合不著！魏三兒走了以後，還二次來過。我沒認真趕上他的戲。大概不是還沒養活我呢，就是我一兩歲的那幾年。好像方松齡倒跟他學過幾出，我弄不清楚，不敢說切實的話，這不過是個大略兒罷了。歸齊，魏三兒這個人是死在京裡頭。」延四爺道：「《燕蘭小譜》記過魏三兒，楊掌生的《京塵雜錄》也有魏三兒的事，老禮王爺，就是自號汲修主人的一位作的《嘯亭雜錄》，那本子上，談這魏三兒比掌生說的彷彿還詳細一點。目下七王爺抄這部書，卻是刪了這一條，也似乎不必。野史原該記載風俗的，不一定專偏於政事兵戎。」小峰道：「通論，通論！這小說一門，原可以不和正史一般。只是少說些淫邪話就算上品。我們這一科的狀元徐頌閣，就燒過淫書，只他這個人卻不甚戒淫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不戒淫是自家的過處，燒淫書是替別人省了罪孽，總算功德。」一客道，「四爺好唱戲，能登台，卻不願別人走票，大約也是這個主意。」延四爺道：「那又不然。我並不攔人走票，只不願人下海就是了。」喜祿道：「下海也不得一。那真正打到我們行裡去的，叫作下海；那又吃肉又嫌腥的，只算在海邊上。」小峰道：「不然。依我看，那真正打入戲班的，叫作下海。那戲班不要，只靠走票使黑杵的，便叫作下河。那唱灤州影戲裡面二黃戲的，便叫作下溝。那自己有身家，端架子，一面在戲班想錢使，一面又要充縉紳先生，定要和我輩呼兄喚弟，這路人只算下溺尿窩子。」滿座人聽了，都笑得接不上氣來。延四爺道：「這一路人實在可惡！小峰雖是嘴缺，罵的卻不差。」又向喜祿道：「藹卿，你說魏三兒的年月，還不准成。」喜祿道：「我原有些恍惚，求四爺指教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他是乾隆時人。他的名兒是宛卿兩個字，長生是他的號，搭在雙慶班。從他一紅，京中幾個名班，什麼萃慶、大成、裕慶、餘慶、保和，都不行了。我也沒趕上，只聽老輩子說罷了。方松齡是跟他徒弟學過，也不曾見著他。」一客道：「方松齡就是教過那鬧科場案的平齡的，如何趕得上魏三兒！這才幾年的事！」延四爺道：「平齡也是胡鬧，究竟沒得著真傳授。」

春山道：「魏三兒是鬧清楚了。我還得問問，這貼水鬚、梳大頭，是怎樣弄法？」喜祿道：「那得先用鹿角菜水把頭髮做成鬚片刷了，貼在額上，再用帶子一纏，拴上線尾子，戴上網子，安好了大頭，挽起髻來就算成功。只帶子卻是露著，必得拿水紗遮住才行。」春山道：「還是先擦粉，還是先貼片子？」喜祿笑道：「先擦粉。要是先貼片子，可就糟了。」春山道：「蹻蹻又是怎樣？」喜祿道：「蹻可難的多！這物件的樣子，也是照女人的襪子一樣，只那襪口上卻有兩根長帶，和女人裹腳條子尺寸差不多。把腳心貼著蹻板子，用帶捆起來，那蹻卻在腳指頭前面。站了起時，腳後跟懸空離地，單靠五個腳指頭帶著木頭，走路、使勁可全仗

著腿彎子，要是腿彎子繃不直，就叫不行。沒有三冬兩夏的工夫，別想走一步兒。蹣跚的就怕在台上站著，站的時候大了，格外費勁，比真正纏腳的還要命！所以，我們踩上蹣跚的時節，總是兩隻腳來回倒換，些微的塌塌腿，為的省力。您要真問起我們幼年的蹣跚工，我受的那罪比個姑娘裹腳，不在以下。列位爺台們只說我在台上走起來，風擺楊柳似的，象個裡頭人，哪知道我吃的苦，真跟裡頭人一模活脫呢！話又說回來了，列位爺台見了我，要是不把我當個女的，只認我是男的，我也就早沒飯吃了。」延四爺哈哈大笑，卻不聽見昆小峰說損話。再看他時，只見他在那裡正襟危坐，擺道學腔兒，大家越發笑個不休。

延四爺吃了飯，把客送走，也想套車回去。不料這頓飯吃的功夫太大，跑堂的說城門關了。喜祿道：「既如此，何妨到我那個榻榻兒裡喝口茶再說？」延四爺道：「使得。只是你不用預備茶，我看小峰酒沒盡興，少時到你那裡，再找補一回，不把他弄塌了不算。他家老太太雖說嚴一點，卻是不干預吃酒的。」喜祿道：「有有，別的沒有，黃酒我家裡多的很！」於是一同奔了韓家潭，到安義堂，大家坐定。

談了一會兒，喜祿叫他幾個徒弟出來，給延四爺請安。內中有個胡狗子，是唱衫子的。喜祿道：「我從不真教徒弟，總是給他們請先生，只這狗子的《祭塔》是我教的。因為我請了個先生，喚作李鬼子，要給他教《因果報》，我說那戲唱了壓運，叫他教出《祭塔》吧，反正是反二黃。若論調句、腔兒，《祭塔》比《因果報》還多一點兒。那《因果報》，歸堆兒就是娘懷兒一個月怎麼樣，娘懷兒兩個月怎麼樣，一直數到十個月算結，甚沒意思。再說披著頭髮，勾個鬼臉，沒有《祭塔》扮相起眼。誰知李鬼子這個人竟是行中力把，將教到搖板二黃，還沒開反二黃呢，他把土林的『土』字念倒了尖團，成了『四』字了。我挑了他一句眼，他就不願意。誰知無心中給他開飯，弄了一碗蒸蛋，他越發惱火了，竟自一去再也不來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你也太少檢點，這碗菜確是不該拿出來。」春山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延四爺道：「他們內行辭先生就是給蒸蛋吃，小名兒叫作滾蛋。」春山忍不住笑了。喜祿道：「我也惱了，因此親自給這孩子教了一出《祭塔》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既是你自己教的，必然是好。只不知此時磁實了沒有？」喜祿道：「磁實了，嗓子也夠用，足唱高調門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們來來。」便從牆上取下一把胡琴，定了工字調，拉將起來。喜祿吩咐狗子道：「唱！」那狗子不慌不忙地唱了一出《祭塔》，聲調宛轉，音節淒涼。延、孫兩人齊聲叫好。看那昆小峰，卻從懷中掏出一本書在那裡看。延四爺道：「你真正焚鶴煮琴，大殺風景。」放下胡琴，急搶到手中一看，原來是一本朱子小學。延四爺道：「你怎麼如此迂腐！」小峰也不答言，又掏出一本書來，延四爺又搶過去，卻是一本《金瓶梅》。延四爺道：「你是安心，今日預備著跟我混攪。你真豈有此理！」春山也十分好笑。喜祿道：「想必是昆老爺想吃酒了，所以拿書解悶！」延四爺道：「他何嘗是解悶！你是不懂得文墨裡的事，他這兩本書，簡直帶來拿活人開心的。他便是《品花寶鑑》中的高卓然，實在萬難。」

喜祿正吩咐燙酒，那昆宅已有下人來接，說：「夜城門開了，老太太等爺說話呢。」昆小峰應了一聲就走。喜祿還要留時，延四爺道：「不必。他住在崇文門內乾麵衚衕裡後羅圈兒衚衕，路上還得走半天呢！我卻尚未盡興，意欲拉春山在此作竟夕之談。我知道謁卿是能熬夜的，不知春山意下如何？」春山道：「情願奉陪。」

小峰去後，酒才燙熱，三人坐下共飲。孫春山道：「昆公頗好詼諧，不料他事母卻能盡孝。」延四爺歎道：「他那位太夫人，本是世上少有的，他焉能不竭誠奉養！他這太夫人姓董鄂氏，是他繼母。他有兩個兄弟，卻是這董鄂太夫人生的。他四歲時生痘子，太夫人焚香告天，願把自己之子替這前窩裡的。果然那兩個都死了，只留得他在。太夫人也沒再生育，待他一若親生。他怎能不孝！他這個人別瞧好玩笑，正經起來也極正經，和陳子韜恰正相反，而又相類。子韜那人雖是陸王派的理學家，有時也極能詼諧，並不是老闆板的。他伯父本和先恭肅王辰同年，原有世交，如今我卻作了他的房師。目下他教的學生學名叫那桂，據子韜說很有出息，他這東家銘安，是我丙辰同年。銘爺的哥哥，喚作浦安，也是個翰林，是前不幾年鬧科場案同柏中堂一同棄市的。浦安的兒子，今年不過六七歲，也跟著子韜念《三字經》。那孩子叫那桐，是新起的學名，我也見過，生得胖胖兒的，是一個絕好的小胖小子兒，怪有味兒的。」說罷連飲了兩杯酒。

春山道：「浦安就是錯薦平齡的嗎？」延四爺道：「不，不，平齡出在鄒應麟房裡，他另是一案。還有人說，中舉的另是一個，出場便死了，才給票友惹了這場禍。種種傳聞，卻也可笑。」春山道：「平齡有人說他竟是戲子，也未免冤。」延四爺道：「平齡雖非戲子，品行卻不甚端正。」春山道：「又有人說，孟都老爺參平齡，是同平齡有別的情節。平齡又招攬了別人，才弄得孟都老爺吃了醋，惹出這件禍來，是有的嗎？」延四爺道：「那是秦檜的話，叫作『莫須有』。只我輩當以忠厚存心，不說也罷！」喜祿道：「本來我們唱旦的最不可同人親近，只要沾一點邊兒，就有閒話。就拿我說罷，本來前後台人緣都不錯，和我好的太多。只是到了別人嘴裡，便要編派我，我也不知做過多少人的媳婦兒了。這位平爺要不唱旦，大約沒這些砸詞兒。」春山道：「那也分人分事。」延四爺望著他搖了搖頭。喜祿又斟了一回酒，伙計端上點心。延四爺些微吃了一點，見天色將明，上車進城去了。

春山也就歸家，休息了一天。次日，出門拜客，從大柵欄經過，見各戲館門口貼著黃紙小條，寫著「忌辰」二字。春山暗想，既是忌辰沒戲，喜祿定在家裡，不免還找他去。遂命車夫奔安義堂。到了門首，忙忙的下車，走了進去，見喜祿緊蹙蛾眉，在那裡吞聲飲泣，只那手絹上已有好幾點的淚痕。春山問是何故，喜祿道：「我也不知怎麼得罪了街坊，縱著小孩子十分的欺負我。」春山道：「怎什欺負你？」喜祿哽咽道：「十爺請到門外牆上看一看，就曉得了。」春山急出門抬頭一看，由不得笑將起來。